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
客汎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風
徐來水波不興
誦明月之詩

舉酒屬客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
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
光接天縵一葦之所如陵
萬頃之茫然浩乎如憑虛
沛風而不知其所心飄乎
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
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
擊空明兮泝流光渺兮

全懷望美人兮天一乃宮有
吹洞簫者倚歌而和其
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
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
鐘舞幽壑之潛蛟泣孤
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
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
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
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
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
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
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醞
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
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
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
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渺浮海之一粟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
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
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
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廡虛者
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
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
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
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
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
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
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
而笑洗盞更酌肴者核
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
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
白

此古歲作此賦未嘗
種多以示人見者蓋一
二人而已
飲之有使至求近文
遂親書以寄每難
畏步
飲之愛我必深藏之
不出也又有後赤壁
賦筆傳未能寫當
俟後信賦白

圖一 宋 蘇軾 書前赤壁賦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赤壁遺言：

蘇軾書前赤壁賦

何傳馨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遠郭知魚美，好山連竹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蘇軾《初到黃州》詩

宋神宗元豐二年（一〇七九）七月，時任湖州知州的蘇軾（一一三六—一一一〇），以詩文「有譏切時事之言」、「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遭到朝中御史李定等彈劾，八月由湖州押赴臺獄審問，十二月二十九日獲釋出獄，貶謫為水部員外郎充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次年（一一〇八）二月一日到達黃州貶所，作了這首《初到黃州》詩。

這首詩有自我解嘲排遣的意味，將降調貶謫的不平之情轉化為享受山川風物與野蔬清釀。此一轉化特別顯現在後兩年（一一〇八—一一〇九）七月十六日及十月十五日兩次的赤壁之遊後所作的《前後赤壁賦》

中。次年（一一〇八）蘇軾以楷行書寫成《前赤壁賦》卷（圖二），贈送友人。卷後行書自識云：

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軾白。（圖二）

「欽之」即傅堯俞（一一二四—一一九一），孟州（河南）濟源人。少年即登進士，經歷仁宗、英宗、哲宗三朝，擔任御史、諫官、郡守等職，元祐六年卒於中書侍郎任上，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列名黨籍，後



圖二 宋 蘇軾 書前赤壁賦卷（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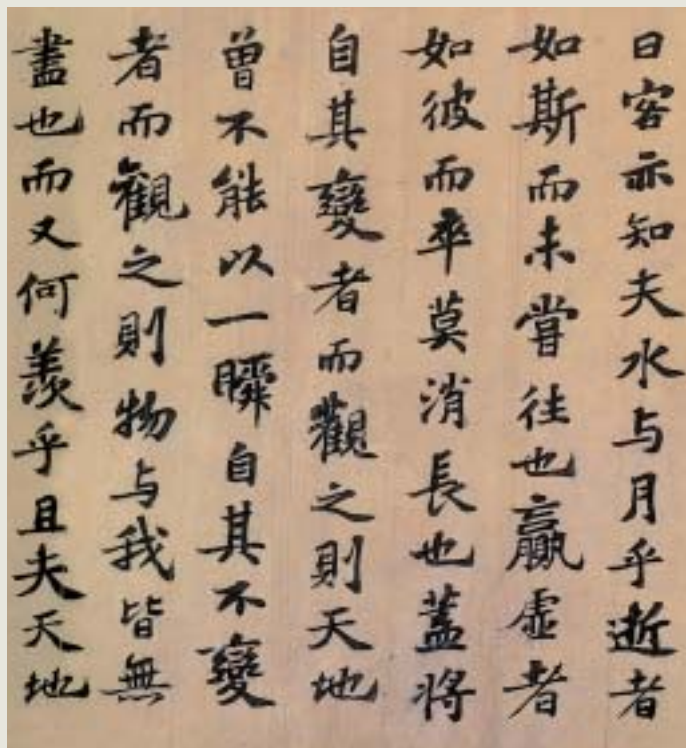
黨錮解，始恢復褒贈。史傳稱其性格：「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同時人對於他的為人評價亦高，說他：「清而不耀，直而不訐，勇而能溫。」英宗治平二年（一六五），蘇軾入京直史館，時傅堯俞知諫院，頗得英宗眷遇。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與傅堯俞亦同在京師，皆對新法有異見，後來蘇軾出為杭州通判，傅堯俞則屢次遷調外州。至元祐更化（一一八六），兩人又有機會同在京師共事。蘇軾集中有〈傅堯俞濟源草堂〉一詩，歌詠傅氏所築園林。從〈前赤壁賦〉題識的語氣及慎重的態度來看，蘇軾與傅堯俞應有深厚的交誼。

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謫，親友亦受牽連，駙馬都尉王誨追兩官，勒停；蘇轍責監筠州鹽酒稅；王鞏監賓州鹽酒務。其他凡收受蘇軾文字自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陳襄等二十二人，各罰銅二十斤。為避免友人牽連受害，蘇軾因而在此卷題識中叮囑說：「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此賦全卷由五張紙接成，每紙約五一公分（第一紙殘損，第五紙裁切為三九公分）。紙質堅韌，襯托出勻潤光澤的墨色，歷經九百多年，仍然神采如新。書寫時可能預先摺出界行，不過並未受到限制，字畫多跨出行外，計五十六行，每行約九至十一字，共五百三十一字。書體楷中帶行，字字著



圖二 定武蘭亭真本卷（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蘇軾 書前赤壁賦卷（局部）

意，前後精力一貫，顯示書寫時十分用心，在傳世書蹟中未有相似者，實為難得的精心力作。他預告後日當寫〈後赤壁賦〉，不過未見流傳，或是不曾實現。

〈前赤壁賦〉中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贏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對萬事萬物的變與不變，提出平易而有深意的哲理。這件自書詩作令人聯想到距他七百三十年前王羲之的〈蘭亭序〉。（圖二）東晉永和九年（三五三）暮春三月，王羲之和友人在會稽山陰臨水修禊，曲水流觴，臨流賦詩，留下了傳頌士林，世人奉為書法經典的〈蘭亭序〉書蹟。由「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到「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感慨生命的短暫，死生之虛誕。〈前赤壁賦〉則是藉著當年在赤壁意氣風發的歷史人物已不存在，感慨人生如同「寄蜉蝣於天地，渺浮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蘭亭序〉拈出「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的感觸，以詩文排遣無可奈何的悲懷；〈前赤壁賦〉則是藉著與友人的對話，鋪陳出宇宙萬物變與不變的恆常之道，釋放抑鬱的情緒。清風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賦的結尾令人感到海闊天空，無拘無束。〈前赤壁賦〉與〈蘭亭序〉一樣，觸及文學作品對生命本質的探討，但展現出更曠達的



圖三 蘇軾書前赤壁賦卷後董其昌跋文

省思。蘇軾在政治生涯上雖然遭遇挫折，但是在文學藝術創作上，卻開啟了無限發展的可能。

卷後董其昌跋云：

東坡先生此賦楚騷之一變，此書（蘭亭）之一變也。宋人文字俱以此為極則。（圖三）

此論應是根源於黃庭堅的記載。在一則〈跋東坡墨蹟〉中，黃庭堅提到：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其合處不減李北海。

北宋中期至南宋，是〈蘭亭序〉模本、刻本的傳藏，以及鑑別、臨仿風氣的極盛時期，蘇軾遺存書蹟及文集中，雖然與〈蘭亭序〉相關的文字並不多見，不過他的友人中多有〈蘭亭序〉模本或刻本收藏，例如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九月十五日，蘇軾在故里居母喪時，見到蘇轍從河朔帶回的一本唐人摹〈蘭亭序〉，並書一跋，後來由宗人寶月大師惟簡差人摹刻上石。蘇軾在題跋中仔細校勘改誤之字，對於書法，認為是王羲之「起草」之作，所以能「放曠自得」。又嘉祐七年至熙寧九年間（一〇六二—一〇七六），在京師名士如蔡襄、呂公著、王珪間，流傳一本〈蘭亭模本〉石刻（范文度藏），眾人傳觀題跋，蘇軾也曾留下觀後跋記。

至於蘇軾早年書法受〈蘭亭序〉影響的例證，論者舉出約熙寧三年（一〇七二）所書〈治平帖〉（北京故宮藏），熙寧十年到元豐元年（一〇七六—一〇七八）之間的〈北游帖〉（圖四），從形質到意蘊都近於〈蘭亭序〉。不過〈蘭亭序〉傳世摹本與刻本形貌各異，並不能明確指出兩帖的字形出處，大致僅能從兩帖流動妍美的用筆，看出如黃庭堅所描述的「姿媚」之態。作為中年書法風格「一變」的代表，〈前赤壁賦〉卷正如前人所評，表現了顏體的一些特徵，例如橫畫的重收，末點的渾圓，豎鈎的加強，以及整體書風所顯示的厚實豐腴之感。不過此一轉變並不是盡去早期的習性，而是將晉人的妍美流動含攝在顏體的厚重樸實之中。細察卷中個



圖五 蘇軾書前赤壁賦拖尾文徵明題跋



圖四 宋 蘇軾 北游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別筆畫，可見到部份起筆或筆畫承接轉折間，有細膩敏銳的牽絲引帶，這些輕盈的出鋒用筆，與凝重有力的中鋒用筆形成對比，造成整幅字有著輕重快慢的節奏，也就是在質量與速度上的微妙變化。蘇軾論書喜用人體狀況比喻，謂：「書必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可為此卷具體的註腳。

此卷南宋時為賈似道（一一二二—一二七五）收藏，幅後有「秋壑」、「長」字印，各紙騎縫則有「賈似道印」。元代藏傳不詳，明代為陸完（一四五八—一五二六）所有，幅前後有「全卿」、「全卿珍賞」印。後歸文徵明（一四七九—一五五九），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文徵明時八十九歲，另紙補書卷前殘缺的三十六字，在拖尾界格以蠅頭小楷慎重的題云：「右東坡先生親書赤壁賦，前缺三行。謹按蘇滄浪補自序之例，輒亦完之。夫滄浪之書不下素師，而有極媿糠粃之謙。徵明於東坡無能為役，而亦點汙其前，媿罪又當何如哉。」（圖五）卷前後鈐文徵明及文彭收藏印。文氏之後，入嚴嵩（一四八—一五六五）府，文嘉《鈐山堂書畫記》（一五六五）記載：「紙白如雪，墨蹟如新，惟前缺四行，余兄補之，吾家本也。」論者據此，認為前四行為文彭代筆，非文徵明親筆。其後歸項元汴（一五二五—一五九一），清代經梁清標（一六二一—一六九一）、安岐，後入藏乾隆內府，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